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七十四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一

後漢起光武帝建武元年乙酉至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庚子共十二帝一百九十六年

世祖光武皇帝

帝名秀字文叔南陽蔡陽漢縣故城在今湖北襄陽府棗陽縣人高祖九世孫出自景帝子長沙定王系見前生之歲有嘉禾一莖九穗之瑞故名時有望氣者至舂陵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莽末起兵先是莽改貨曰貨泉人以其字為白水真人後帝竟從白水起復興漢室乃即帝

位

乙酉建武元年夏六月蕭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

王自薊還至中山諸將請上尊號先是寇恂馮異擊破朱鮪移檄上狀諸將入賀馬武進曰大王宜先即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騖逐之乎王曰將軍言可斬也武曰諸將盡然王使出曉之至是復請王不許到南平棘漢縣故城在今直隸趙州諸將復固請王曰寇賊未平四面受敵何遽欲正位號乎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于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欲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

世以光武信圖讖為非然時兵喪亂眾志未齊出險濟艱自不得不假神道以設教耳此不足為盛德之累觀後魯融之言可知向亦作論及之

志耳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士大夫望絶計窮有去歸之思大衆一散難可復合純言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漢縣故城在今趙州高邑縣）召馮異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于大王會儒生彊華（彊風俗通作疆王徵時在長安常與華同舍）自關中奉赤伏符（讖記之書曰符漢尚火德赤火色伏藏也）來詣王（其文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裔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為主　四七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為四七之際）羣臣因復奏請乃即位于鄗南改元曰建武大赦天下（改鄗曰高邑）

長安亂

張卬與諸將議曰赤眉且至見滅不久不如掠長安而歸南陽事若不集復入湖池中為盜耳入說更始更始怒使王匡陳牧成丹趙萌屯新豐李松軍掫（續漢志新豐有鴻門亭及掫城也 鴻門注見前）以拒赤眉卬與申屠建隗囂（囂降更始為御史大夫）合謀欲共劫更始成前計更始知之斬建使兵圍囂第卬等勒兵燒門入戰更始大敗奔新豐復疑王匡等與卬合謀乃並召入牧丹先至斬之

匡入長安與卬等合更始攻之連戰月餘匡等敗走更始乃復入隗囂走歸天水

赤眉以劉盆子稱帝

赤眉進至華陰方望弟陽怨更始殺其兄乃説樊崇等曰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名為羣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從崇等以為然乃于軍中求城陽景王章之後時赤眉軍中有齊巫常祠景王巫誑言王怒曰當為縣官何故作賊諸將驚怪又以方陽言乃求景王後得七十餘

人唯盆子最親盆子者故式侯萌之子赤眉掠盆子與其二兄恭茂俱在軍中恭見更始洛陽絡封式後隨入關茂與盆子留赤眉中為望俠卿牧牛號曰牛吏崇等議所立盆子以探符得之遂共立為天子徐宣為丞相樊崇為御史大夫逄安為左大司馬謝祿為右大司馬楊音以下皆列卿時盆子年十五被髮徒跣見諸將皆稱臣拜恐怖欲啼盆子雖立仍歸俠卿所時欲出從牧兒戲俠卿怒止之崇等亦不復候視

秋七月以鄧禹為大司徒王梁為大司空吳漢為大司馬伏湛伏氏出伏羲之後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勝九世孫為尚書令

帝使使持節拜禹大司徒封酇侯按赤伏符以梁為大

司空符曰王梁主衛作元武時梁為野王令帝以野王衛地元武水神司空水土官特拔梁為之

又欲以讖文用孫咸行大司馬衆不悅乃拜漢初更始以伏湛為平原太守時天下兵起湛獨晏然撫循百姓一境以全帝徵為尚書使定舊制又以禹西征拜湛為司直行尚書事胡三省注東都之司徒西都之丞相也司直即丞相司直

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奔高陵注見前詔封更始為淮陽王

王匡張卬迎降赤眉連兵而進遂入長安更始單騎

眛昧之漸幸濫
觴於饋遺卓茂
力斥奸民似矣
使猾吏因米肉
不問肆行苞苴
授禮廢律害民

走先是式侯恭以赤眉立其弟自繫詔獄聞敗乃出
從更始于渭濱至高陵將相皆降唯丞相曹竟不降
手劒格死帝憐更始破敗詔封為淮陽王

以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為太傅封褒德侯

茂寬仁恭愛哀平間為密漢縣令屬河南開封府令視民如子
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受
其米肉遺者茂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
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義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
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
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

又可訓乎此亭長亦乎以為請為宜

言王莽曰汝為敝民久矣凡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禮義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去不在人間邪吏顧不當求處力强請求耳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内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部丞平帝時王莽置主勸農桑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即位先訪求茂茂時年七十餘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朱鮪以洛陽降冬十月帝入都之

帝遣吳漢率朱祐（字仲先宛人）等十一將軍圍朱鮪于洛陽數月不下帝以岑彭嘗為鮪校尉令往說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言之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乃降（鮪封扶溝侯傳累世）十月車駕入洛陽幸南宮（注見前）遂定都焉（侍御史杜詩安集洛陽將軍蕭廣縱兵暴橫詩敕曉不改遂格殺廣上召見詩賜棨戟擢任之　杜詩字君公河內汲人棨戟前驅之器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三公

以下皆用之

淮陽王降于赤眉尋被殺

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始乃遣劉恭請降赤眉使謝祿受之劉恭請如本約樊崇等封更始為長沙王常依謝祿居恭亦擁護之已三輔苦赤眉暴虐欲盜出更始張卬等以為慮使謝祿縊殺之劉恭夜往藏其屍帝使鄧禹葬之于霸陵

鄧禹引軍屯栒邑漢縣故城在今陝西邠州三水縣

禹擊定河東斬更始將樊參劉均等遂渡河破左輔兵更始左輔都尉公乘歙引衆十萬拒禹禹擊破之是時劉盆子居長樂宮兵士暴掠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克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禹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垂髪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于是名震關西諸將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入長安財賦方盛鋒銳未可當夫盜賊羣居無終日計變故萬端非能堅守者也上郡北

地安定注俱見前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觀其敝乃可圖也于是引軍北至栒邑所至郡縣皆開門歸附頃之將軍馮愔宗歆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帝聞之使尚書宗廣諭降愔愔護軍黄防縛愔歸罪廣并降更始諸將王匡成丹等至安邑盡誅之

十一月梁王永稱帝

十二月隗囂據天水漢郡治平襄故城在今甘肅鞏昌府通渭縣自稱西州上將軍

囂歸天水招聚其衆復據故地自稱西州上將軍三

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之囂傾身引接為布衣交以范逡平陵人為師友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為祭酒申屠剛巨前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為治書馬援字文淵茂陵人王元字惠孟杜陵人等為將軍班彪字叔皮稺之子之屬為賓客由是名亾西州聞于山東馬援少時以家用不足辭其兄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璞且從所好遂至北地牧田常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財產貴其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于親舊閭閈囂好士往從之囂甚敬重與決籌策

竇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廣國七世孫據河西自稱五郡武威張掖酒泉敦煌金城

是爲河西五郡大將軍

竇融累世仕宦河西知其土俗更始時私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爲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絶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章懷曰遺留也可以保全不畏絶滅乃因趙萌求爲都尉融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得其歡心與酒泉太守梁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等金城太守庫鈞張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彤庫鈞章懷曰庫氏倉庫吏後今羌中有姓庫者音舍承鈞之後也史苞茂陵人竺氏孤竹君之後五人尤厚善及更

始敗融與統等計議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不同心戮力則不能守權均力齊復無以相率當推一人為大將軍共全五郡觀時變動議既定衆推統統辭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以梁統為武威太守史苞為張掖太守竺曾為酒泉太守辛肜為敦煌太守唯庫鈞為金城太守如故而融亦仍居屬國領都尉職置從事監察五郡河西民俗質樸融等政亦寛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羌胡咸服流民歸之

盧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據安定自稱西平王匈奴迎之立以為漢帝

王莽時天下咸思漢德盧芳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誑惑安定間及更始敗芳自立為上將軍西平王使使與匈奴結和親單于以漢中絶劉氏來歸當如漢立呼韓邪令尊事我乃使騎迎芳入匈奴立為漢帝四年五原人李興等迎芳入塞居九原縣芳自稱天子與匈奴通兵侵苦北邊

鄧禹承制以隗囂為西州大將軍胡三省注承制言承制詔而命之也後之承制始此

馮愔之叛也引兵西向天水囂擊破之于是禹承制

遣使持節命蜀為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俱注見前事

丙戌二年春正月甲子朔日食

劉恭知赤眉必敗密教弟盆子歸璽綬習為辭讓之言及是日大會盆子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為賊如故四方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路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死因涕泣噓唏崇等憐之避席頓首曰臣無狀

負陛下請後不敢因共抱持盆子帶以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後二十餘日復出大掠如故

悉封諸功臣為列侯

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戒之傳爾子孫長為漢藩陰鄉侯陰識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識叩頭讓曰臣託屬掖庭仍加爵土不可以示天下帝從之陰氏齊管仲七世孫修為楚陰大夫因氏焉識字次

郎中馮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伯新野人）典諸侯封事，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帝以為能，尚書衆事令總録之（故事尚書郎以令史久次補，帝始用孝廉為之）

立宗廟郊社于洛陽

起高廟于洛陽，四時合祀高祖、太宗、世宗，建社稷于宗廟之右，立郊兆于城南

赤眉西掠安定、北地，鄧禹入長安

長安城中食盡，赤眉收載珍寶，大縱火燒宮室，引兵

而西衆號百萬自南山轉掠城邑遂入安定北地于是鄧禹南至長安謁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送詣洛陽掃除園陵置吏士奉守是秋九月赤眉欲上隴隗囂遣將迎擊破之赤眉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鄧禹擊之反為所敗禹乃出之雲陽赤眉遂復入長安時延岑屯杜陵赤眉將逄安擊之岑大破安軍死者十餘萬人

真定王楊謀反伏誅

楊造讖記楊病癭因造讖記曰赤九之後癭楊為主以此惑衆與綿蔓漢縣故城在今直隸正定府獲鹿縣賊交通帝遣將軍耿純持節行幽冀密敕

收楊純至真定邀楊相見純真定宗室之出故楊不以為疑因閉閤誅之

二月帝幸修武漢縣今河南衛輝府獲嘉縣是懷慶之修武漢山陽縣也鮑永來降

先是更始上黨太守田邑知更始敗舉郡來降帝因遣使者持節徵鮑永永與其將軍馮衍衍自說廉丹不聽乃亡命河東會永至以為立漢將軍疑不肯降或言更始隨赤眉在北收繫使者遣使至長安詗問虛實至是永衍審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使者封上印綬悉罷兵幅巾詣河內帝見永問

曰卿衆安在永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慚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既而永以立功見用衍遂廢棄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

大司空梁罷以宋弘字仲子長安人為大司空封宣平侯

弘薦桓譚帝問弘通博之士乃薦譚為議郎給事中帝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出朝服坐府上遣吏召譚至不與席而讓之譚頓首謝良久乃已後大會羣

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免冠謝曰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直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語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云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湖陽公主帝長姊名黄

漁陽太守彭寵反

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轉糧食前後不絕及帝追銅馬至薊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滿

帝即位吳漢王梁爲三公寵愈怏怏幽州牧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年少欲厲風迹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多發倉穀廩贍之寵以爲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不從其令浮數譖寵上輒漏泄令寵聞以脅恐之至是徵寵寵益自疑其妻素剛因勸毋就徵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往喻寵留之遂發兵反攻浮于薊又數遣使要誘耿況況斬其使

延岑反據漢中公孫述擊取之

延岑復反漢中王嘉敗走岑遂據漢中為更始將李寶所破走天水公孫述遣取南鄭嘉擊之不利岑引北入散關（在今陝西漢中府鳳縣東北）嘉追擊破之述遣將從閬中（今縣本漢置四川保寧府治）下江州（漢縣注見前）東據扞關（注亦見前）于是盡有益州之地

遣執金吾賈復擊郾大司馬吴漢擊宛皆降之

更始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曰郾最彊宛為次誰當擊之賈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郾帝

不知部將殺人之非反欲讐執法之太守妄斯甚矣特時方需材不得不委曲解紛以収其用觀于天下未定二言可如否則光武何如主而作和事老人耶

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宛遂遣復擊郾破之尹尊降漢擊宛宛王賜奉更始妻子詣洛陽降帝封賜為愼侯是秋賈復擊召陵新息皆平之復部將殺人于潁川太守寇恂戮之復以為恥欲殺恂恂知之不欲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劒侍側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頗者為國也乃敕縣屬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出迎于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避之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鬭今日朕分之于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封諸宗室為王侯後漢諸王國所治邑多仍前漢餘或徙置不一今不具注因事附見

帝叔父良字次伯帝兄弟少孤良撫循甚篤及兵起良從軍更始立以為國三老隨入關族父歙字經孫其子終與帝少相親愛更始入關封歙元氏王終為侍中族兄祉字巨伯春陵康侯敞之子更始封為定陶王皆自長安來于是封良為廣陽王後徙封趙歙為泗水王祉為城陽王歙子終為淄川王又封兄縯子章縯長子為太原王後徙封齊興縯次子為魯王嗣帝兄仲更始三子求歆鯉皆為列侯帝以伯升首起遭害小長安之敗兄仲及姊元俱歿亂兵乃追謚伯升為齊武王仲為魯哀王姊元為新野節義長公主

夏六月立貴人郭氏為皇后子彊為皇太子

初帝從更始在宛納新野陰氏之女麗華帝微時適新野聞麗華美心悅之及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嘆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故遂納焉既即位遣使迎至立為貴人帝以貴人雅性寬仁欲立為后貴人以郭貴人有子辭不肯當乃立郭后

秋八月帝自將征五校降之

帝幸內黃漢縣今屬河南彰德府自率諸將大破五校于羛許宜反陽聚名水經注作并陽在內黃縣東降其衆五萬人先是刁子都為其部曲所殺餘黨與諸賊會檀鄉因號檀鄉賊是井渡河與五校合寇魏郡清河帝遣吳漢等擊破之降者十餘萬

漢又與馮異擊五樓五幡諸賊皆破之三年吳漢率耿弇蓋延擊破青犢于軹西四年漢又擊破五校于箕山是冬漢率耿弇王常等擊富平獲索于平原五年春漢大破賊衆因追討餘黨進至渤海皆平之于是諸賊悉定檀鄉亦曰檀城在今山東兖州府滋陽縣北軹漢縣注見前箕山在今山東東昌府濮州東

將軍蓋延克睢陽劉永走湖陵注見前

帝遣蓋延督馬武等四將軍伐永故更始將蘇茂與俱軍中不相能茂遂反據廣樂故城在今河南歸德府虞城縣降永永封為淮陽王延等擊破永別將遂圍睢陽數月克之永奔

譙（漢縣故城在今江南潁州府亳州）茂與佼彊周建合軍三萬人救永延與戰于沛西大破之茂奔還廣樂彊建從永走保湖陵（明年吳漢等圍蘇茂于廣樂周建率衆救茂茂建戰敗棄城復還湖陵）

漢中王嘉降

故更始將廖湛以赤眉十萬衆擊嘉嘉大敗之遂就穀雲陽帝素與嘉善令鄧禹招之嘉妻兄來歙（字君叔新野人）帝之姑子也亦勸嘉乃詣禹降（至洛陽帝封為順陽侯）

將軍鄧奉反

吳漢徇南陽多侵暴鄧奉謁歸新野怨漢掠其鄉里遂反攻破漢軍屯淯陽漢縣故城在今南陽府南名縣與諸賊合從先是王常自鄧來歸更始封常為鄧王帝慰勞之甚歡及奉反帝于大會中指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軍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即日拜漢忠將軍使與岑彭等討奉時堵陽人董訢反宛城揚化將軍堅鐔攻宛拔之訢走堵鄉與鄧奉合堵音者章懷曰堵鄉在方城縣方城今南陽府裕州是堅鐔字子伋潁川襄邑人

遣將軍馮異入關徵鄧禹還京師

鄧禹戰數不利歸附者日散帝乃遣馮異代之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奉辭討諸不軌營堡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鬭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又詔徵鄧禹還曰慎毋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降吾

以飽待飢以逸待勞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

詔復宗室列侯為莽所絶者

三輔大饑赤眉東出馮異與戰破之

三輔大饑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遺民往往聚為營堡各堅壁清野赤眉虜掠無所得乃引而東帝遣侯進屯新安注見前耿弇屯宜陽注亦見前敕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馮

韓信背水之戰何嘗非置之死地而後務哉禹異之敗其必有致敗之由謬以飢卒徼戰為禹罪則是不知兵機而貽畏難避懦者流以口實矣謂禹為怯兵無成或庶幾耳

異與赤眉遇於華陰戰數十合降五千餘人

丁亥 三年春正月以馮異為征西大將軍

鄧禹馮異與赤眉戰敗績

鄧禹慚于受任無功數以飢卒徼赤眉戰輒不利及與馮異遇乃要異共攻之異曰賊衆尚多可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禹不從遂戰軍潰既而復戰又大敗禹以二十四騎脫歸宜陽異棄馬走上回谿坂與麾下數人歸營收其散卒堅壁自守 鄧禹上大司徒印綬詔以

為右將軍

立四親廟于洛陽

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舂陵節侯鬱林太守鉅鹿都尉南頓令是為四親

馮異大破赤眉于崤底崤山之底即二崤也注見前賊衆東走帝勅

軍宜陽降之得傳國璽綬

異與赤眉約期會戰預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于

道側追賊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

兵卒起衣服相亂不復識別遂驚潰追擊大破于崤底降男女八萬人帝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赤眉餘衆東向宜陽帝親勒六軍嚴陳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丙午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在今河南陝州盧氏縣南齊時赤眉衆尚十餘萬人帝令縣

厨皆賜食明旦陳兵臨雒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懽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賜樊崇等洛陽田宅帝憐盆子以為趙王郎中劉恭為更始報仇殺謝祿自繫獄帝赦不誅樊崇逢安後反伏誅徐宣楊音卒于鄉里

伏隆見危授命正氣凜然光武且許求還之言姑以寬慰其父耳豈真欲其詭辭幸免乎

二月劉永立董憲為海西（漢縣故城在今江南海州）王張步為齊王

步殺光祿大夫伏隆（字文伯湛之子）

青徐羣盜張步等聞劉永破敗皆惶怖請降帝使伏隆持節安輯二州拜步東萊太守永聞之即馳使封步為齊王并封董憲為海西王步貪王爵欲留隆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間使上書曰臣雖困阨授命不顧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為念帝得奏召其父湛流涕示之曰恨不且許而遽求還

也其後步遂殺之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故步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

三月以伏湛為大司徒

彭寵自稱燕王

朱浮以帝不自征彭寵上疏求救詔報曰度此反虜勢無久全其中必有内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耿況遣騎來救浮乃脫身走薊城遂降于彭寵寵自稱燕王涿郡太守張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與彭寵連兵明年祭遵等討豐禽之

將斬豐曰肘石有玉璽旁人爲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嘆曰當死無恨

帝自將征鄧奉夏四月奉降誅之

帝至堵陽漢縣故城在今南陽府裕州董訢降奉逃歸帝追之至小長安大破之奉肉袒因朱祐降祐先為奉所執故因之請降帝憐奉欲宥之岑彭耿弇諫曰奉背恩反逆陛下親在行陳猶倭兵敗乃降不誅無以懲惡于是斬之復朱祐位

馮異擊延岑破之岑走南陽關中平

延岑既破赤眉欲據關中時關中衆寇猶盛各稱將軍擁據地擁兵多者萬餘人少者數千人岑引之攻異異擊大破之諸營堡附岑者皆來降岑遂自武關走南陽時百姓飢餓道路斷隔委輸不至異軍中悉以果實為糧詔拜趙匡為右扶風將兵助異并送縑穀異兵食漸盛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諸營渠帥詣京師散其衆歸本業威行關中餘寇悉平延岑攻南陽耿弇大破之遂走歸秦豐岑護軍鄧仲況據陰縣劉歆孫龔為其謀主前侍中蘇竟以書曉之仲況與龔降

竟終不伐其功隱身樂道壽終于家延岑後奔蜀公孫述以為大司馬　漢陰縣故城在今湖北襄陽府光化縣蘇竟字伯況平陵人劉龔字孟公

夏五月帝還宮

乙卯晦日食

秋七月劉永將慶吾齊大夫慶父之後以字為氏斬永降蘇茂等復立永子紆為梁王

睢陽人反城迎永蓋延圍之百日永與蘇茂周建突出將走酇注見前諸將追急永將慶吾斬永首以降封吾

侯為列蘇茂周建奔垂惠聚名在今江南潁州府蒙城縣共立永子紆為梁王佼彊奔保西防明年秋帝遣馬武王霸圍劉紆周建于垂惠又明年二月

蘇茂救建馬武為茂所敗奔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閉營堅壁示不相援茂乘勝前進紆建亦悉出兵與武合戰良久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敗走霸武各歸營茂建復聚兵挑戰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尊霸安坐不動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閉城拒之建于道死茂奔下邳與董憲合紆奔佼彊

冬十月帝如舂陵祠園廟十一月還宫

李憲稱帝都舒今廬州府舒城縣是

置百官擁九城衆十餘萬

遣大中大夫來歙使隗囂

帝謂來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陽稱帝道里阻遠思西州方略未知所在奈何歙曰臣嘗與隗囂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為名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勢不足圖也帝乃令歙使囂囂腹心議者多勸囂通使京師乃奉奏詣闕帝報以殊禮

戊子四年秋八月帝如壽春以侯霸字君房河內密人為尚書令

王莽末天下亂臨淮大尹侯霸獨能保全其郡帝徵

會壽春拜尚書令時朝廷無故典又少舊臣霸明習

故事收録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

冬十月帝還宫

隗囂遣馬援奉書入見

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與述舊同里閈相善以為

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見援交拜禮

畢延援就賓館備威儀會百官為援立舊交之位述磬折而入禮饗甚盛欲留援援謂其客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迎國士與圖成敗乃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何足久留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洛陽初到良久中黃門引入帝在宣德殿南廡下袒幘坐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

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已遣來歙送援歸隴右是冬公孫述遣兵屯陳倉將徇三輔馮異迎擊大破之蜀遣兵佐異有功帝報以手書是後每與異合勢挫述述遣使以大司空扶陽王印授蠶蠶斬其使以詣蜀兵不復北出陳倉秦縣故城在今鳳翔府寶雞縣

太傅褒德侯卓茂卒

十二月帝如黎邱遣將軍朱祐圍秦豐岑彭擊田戎

初帝征鄧奉還遣岑彭南擊秦豐豐拒彭于鄧漢縣即春秋鄧國注見前彭擊破之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兵不得進彭乃聲言西擊山都緩所獲虜令得亡歸告豐豐悉其衆西邀彭彭乃潛軍渡沔擊破豐將張楊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邱擊破諸屯兵 山都漢縣故城在今襄陽縣沔漢水上流也孔安國曰沔至漢中合漢互相通稱進圍黎邱別遣將徇江東揚州悉定至是凡三歲斬首九萬餘級豐餘兵裁千人食且盡帝幸黎邱勞軍招豐降豐不肯降帝以豐轉弱令朱祐代彭守之使彭擊田戎戎聞秦豐被圍懼引

高帝斬丁公固千古正義然子密雖寵之逆奴而寵實國之叛臣與王之除削平渠魁不得不行賞爲招徠叛義士周頑民其事可反例也然封侯則已過而

兵至黎邱欲降其妻兄誑之而先降以書招戎戎怒其書已遂亡歸夷陵彭進擊大破之拔夷陵戎奔蜀公孫述以爲翼江王

己丑五年春正月帝還宮

二月彭寵奴斬寵來降封奴爲不義侯

寵妻數爲惡夢又多見怪變寵以子后蘭卿質漢歸不信之使將兵居外寵齋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臥寐共縛之收取金玉寶物夜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開門書成斬寵及妻頭馳以詣闕明旦

又說以不義甚誠何據耶

官屬始覺其尚書韓立等共立寵子午為王國師韓利斬午首詣祭遵降夷其宗族帝封子密為不義侯

權德輿議曰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于亂罪不相蔽宜各致于法昭示王度反乃爵于五等又以不義為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此而可侯漢爵為不足勸矣

遣將軍耿弇討張步

先是耿弇從容言于帝自請北收上谷兵定彭寵于漁陽取張豐于涿郡還收諸賊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許之至是弇與吳漢擊降羣賊于平原因

詔弇進討張步弇率騎都尉劉歆（字細君楨之從兄）泰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

遣將軍龐萌蓋延擊董憲萌反帝自將討之

龐萌為人遜順帝信愛之（萌先為更始冀州牧將兵屬謝躬躬敗乃降帝以為侍中）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拜平狄將軍使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延譖己自疑遂反襲延軍破之與董憲連和帝聞之大怒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

隴蜀有異志必恃河西為聲援煽惑河西者亦必援尉佗為往例光武熟慮之以一語代其謀先發奪人矣捷于此

龐萌為社稷之臣將軍得毋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會睢陽龐萌攻破彭城將敗楚郡太守孫萌郡吏劉平伏太守身上號泣請代身被七創龐萌義而舍之太守已絶復蘇渴求飲平傾創血以飲之

夏四月旱蝗

竇融遣使奉書入見詔以融為凉州牧

初竇融等聞帝威德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建武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然囂內懷異心使辯士張元說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尋復

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也方今當各據土宇與隴
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融等召豪傑議之
皆曰今皇帝姓名見于圖書前世（谷永夏賀良等）皆言漢有
再受命之符況洛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强號令最明
觀符命而察人事他姓殆未能當也融遂決策東向
遣長史劉鈞等奉書詣洛陽時帝亦發使遺融書遇
鈞于道與俱還見帝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
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

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横合從亦宜以時定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因授融凉州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六月秦豐降斬之

豐窮困降于朱祐祐送洛陽斬之

董憲劉紆遣蘇茂佼彊救龐萌帝自將擊破之

董憲在下邳聞帝自討萌乃以劉紆還蘭陵遣蘇茂佼彊助萌合兵圍桃城即春秋桃邱今山東泰安府東阿縣西南有桃城舖其旁邱尚存帝時幸蒙漢縣故城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因自將征之先理兵任城漢縣今兗州府濟寧州是馳使召吳漢王常等至乃率衆進救桃城帝親自搏戰大破之萌茂彊夜走從董憲

秋七月帝如湖陵佼彊降蘓茂奔張步董憲龐萌奔朐漢縣故城在今江南海州梁人斬紆以降

帝自沛進幸湖陵董憲與劉紆悉其兵數萬人迎距

帝親臨四面攻圍三日大破之佼彊率其衆降蘇茂東奔張步憲萌走保朐劉紆不知所歸其軍士高扈斬其首降吳漢進圍朐

冬十月帝如魯使大司空弘祠孔子

耿弇與張步戰大破之帝勞弇軍步斬蘇茂以降齊地悉平

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將費邑軍歷下故城在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治西城在歷山之下故名又令兵屯祝阿注見前別于泰山鍾城

（在今濟南府禹城縣漢時地屬泰山郡故曰泰山鐘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渡河先拔祝阿（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奔歸鐘城鐘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誘致費邑于巨里（城名亦曰巨合城在歷城縣東）擊斬之復進兵縱擊諸未下者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注見前）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漢縣故城在今青州府臨淄縣）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居二城之間視西安城小而堅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揚言欲攻西安而出不意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藍

不以賊遺君父非僅忠忱懇到亦足以振三軍之氣明王守仁擒宸濠事跡雖相類然正德直以賊為戲又豈直不可以臨

棄西安歸劇于是步率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攻弇弇故示弱以盛其氣使都尉劉歆與戰弇引精兵横突步陳于東城下大破之時帝在魯聞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復大破之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

淄爲比也

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嘗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弇復追步蘇茂將萬人救之茂讓步曰大王奈何就攻弇營既呼茂不能待邪步曰負負無可言者帝乃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列侯步遂斬茂以降其弟藍等自繫所在獄詔皆赦之封步爲安邱漢縣今屬青州府侯弇罷遣步兵各歸鄉里齊地悉平後步逃奔臨淮欲招其故衆入海陳俊擊斬之

初起太學帝還讀曰旋如視之還而返也

帝幸太學稽式古典修明禮樂煥然文物可觀矣

十一月大司徒伏湛免以侯霸為大司徒

霸聞太原閔仲叔名貢之名而辟之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

隗囂遣子入侍

囂自比西伯議欲稱王鄭興諫阻又欲廣置職位鄭

興復諫囂病之而止囂嘗問班彪曰昔周亡戰國並爭數世始定意者縱橫之事復起于今日乎彪既疾囂言又傷時方艱乃作王命論以感之囂不治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可擊之狀帝以書示囂因使擊蜀以效其信囂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時盧芳入塞掠據五郡未宜謀蜀帝知囂不願天下統一于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以囂與馬援來歙相善數使歙援奉使往來勸令入朝囂雅信援與論東方事問帝何如高祖援曰不如也高祖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已帝復遣來歙說囂遣子

入侍蜀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帝以為胡騎校尉封鐫羌侯以恂能琢鑿羌戎故以為封號囂雖遣子入質猶負其險阸欲專制方面其將王元又勸囂毋專心內事元曰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圖王不成猶足以霸囂然其計申屠剛諫曰璽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吉凶布衣相與尚有不負然諾之信況于萬乘者哉今何畏何利而久疑若此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願反

覆計之罰不納于是遊士長者稍稍去之鄭與因恂求歸葬父母與妻子俱東馬援亦將家屬隨恂歸洛陽

交阯牧鄧讓等遣使貢獻

王莽末交阯諸郡閉境自守岑彭素與交阯牧鄧讓厚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又遣偏將軍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詔命于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張隆零陵太守田翕蒼梧太守杜穆交阯太守錫光等相率遣使貢獻悉封為

列侯（錫光者漢中人在交阯教民夷以禮義帝復以南陽任延為九真太守延教民耕種嫁娶故嶺南華風始于二守焉　任延字長孫宛人）

徵處士周黨（字伯況太原廣武人）嚴光（本姓莊避明帝諱改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至京師黨光不屈以良為諫議大夫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字辯卿代郡人）奏曰伏見周黨王良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

嚴光以故人不受官爵所謂各行其志一成其高一見其大本傳乃覼縷緣飾如足加帝腹及星上干乾象云云輕覺詭誕失實

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其志焉其賜帛四十匹罷之帝少與嚴光同遊學及即位以物色訪之得于齊國累徵乃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于富春山（在嚴州府桐廬縣西一名嚴陵山前臨大江上有東西二臺為光隱釣處）中以壽終于家王良後歷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

陽過其友人友人拒不肯見曰不有忠言竒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良慙後徵不應卒于家時太原王霸北海逄萌亦隱居養志俱被聘禮到尚書拜不稱臣問之荅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遂以疾歸萌客遼東天下定乃還瑯邪不其山中連徵不起王霸字儒仲廣武人逄萌注見前不其山在今山東萊州府即墨縣東南

庚寅六年春正月以舂陵鄉為章陵縣復其傜役比豐沛

將軍馬成等拔舒舒人斬李憲降考是年通鑑及綱目俱遺拔舒事今依後

漢書

補輯

先是帝在壽春遣馬成等擊憲遂圍舒事在四年至是始拔之憲亡走其軍士帛意帛姓意名斬之以降

二月將軍吳漢等拔朐斬董憲龐萌

憲萌皆傳首洛陽于是江淮山東悉平

馮異入朝

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異屯兵上林苑中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帝以章示異

異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于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至是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我披荆棘定關中既罷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異在巾車鄉為漢兵所獲事見前之恩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

夏四月帝如長安謁園陵

遣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

先是帝以關東悉平騰書隴蜀告示禍福公孫述屢移書中國自陳符命冀以惑衆帝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邪乃復以掌文為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為君事耳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答又聽荆邯之說邯言漢帝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若舉兵天水則九分而有其八梁州之地將有自潰之變臣之愚計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從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

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述然其言欲悉發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并勢蜀人及其弟光以為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于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述終疑不聽已而述遣兵寇南郡帝乃詔隗囂欲從天水伐蜀囂上言述性嚴酷上下相患須其罪惡孰同熟著而攻之帝知其終不為用乃謀討之遣耿弇蓋延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中郎將來歙奉璽書賜囂喻旨囂猶豫不決歙遂發憤質責之因欲前刺囂囂起入部勒諸將欲殺歙王

遵諫曰敖之無損于漢而隨以族滅歆為人有信義西州士大夫皆重之多為其言始得免歸

五月帝還宮

隗囂反使其將王元據隴坻注見前諸將與戰敗績囂遣兵下隴馮異祭遵擊破之囂降蜀

囂發兵反使王元據隴坻伐木塞道諸將與戰大敗囂乘勝使王元行巡行巡周大行人之官其後以官為氏將二萬餘人下隴馮異大破巡軍于栒邑巡將取栒邑異馳兵欲先據之諸將以虜方盛不可與爭異曰攻者不足守者有餘吾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巡不知馳赴之

異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走追擊大破之 祭遵亦破王元于汧 漢縣以汧水名故城在今陝西鳳翔府隴州 于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囂降

初馬援聞囂欲貳于漢數以書責譬之囂得書增怒及囂反援上書願聽詣行在極陳滅囂之術帝乃召之援具言謀畫帝因使將突騎五千往來遊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為陳禍福以離囂支黨及是囂上疏謝曰吏民聞大兵卒至臣不能禁止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臣雖不敏敢忘斯義有

司以囂言慢請誅其子帝不忍復使來歙至汧陽汧水之陽賜囂書曰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庭者則爵禄獲全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報囂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于公孫述述以囂為朔寧王是時竇融遣其弟友上書具言臣幸得托先后末屬累世二千石臣復假歷將帥守持一隅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姦偽之人廢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謹遣弟友詣闕陳誠會隗囂反道不通乃遣司馬席封間道通書帝復遣封賜融友書所以慰藉

之其學融乃與囂書曰當匪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融等所以欲深高義願從役于將軍也而忿悁之間改節易圖委成功造難就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當今西州地勢局迫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彊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囂不納

六月并省縣國減損吏員

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者并之于是并省四百

牧守久任于親民之職宜兩然使課最不得其當削視同傳舍與因循戀棧與適相等但建立時承彫敝之後自以拊循休養為先此政與省縣吏復田租同一樣時切務

餘縣吏職減省十置其一

秋九月丙寅晦日食

執金吾朱浮上書曰昔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至長子孫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迫于舉劾懼于刺譏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斯所以致日月失行之應也願陛下遊意于經年之外望治于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

采其言自是牧守易代頗簡

冬十二月大司空弘免

復田租舊制

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稅今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建武之初一石粟直黃金一斤二年秋野穀旅生野蠶成繭民收其實以為衣糧五年以後野穀漸少南畝益墾

辛卯七年春三月癸亥晦日食詔百官各上封事不得言聖

大中大夫鄭興上疏曰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伋守細侯茂陵人 光武彭寵誅帝以伋為漁陽守伋承離亂之後養民訓兵開示威信盜賊銷散匈奴遠迹 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願陛下屈已從衆以濟羣臣讓善之功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書奏多有所納 帝嘗問興以郊祀事曰吾欲以

讖斷之對曰臣不爲讖帝怒曰卿不爲讖非之邪興曰臣于書有所未學無所非也帝乃解曰言不當如是邪

以李通為大司空

以杜詩為南陽太守

詩政治清平興利除害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于召信臣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壬辰八年春遣中郎將來歙伐隗囂取略陽漢道故城在今甘肅秦州

歆初未有戰功但往來說囂以剛毅不辱命自見耳及略陽之役進襲退守材略卓然不在鄧禹耿弇下觀其與馬援議討將屯長安至瀕危力討遺表亦詳

之泰安縣地

夏閏四月帝自將征囂竇融等率五郡兵以從囂衆皆降囂奔西城胡三省注西縣城也漢西縣故城在今秦州吳漢引兵圍之

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章懷曰番音盤須谷名也回中注見前徑襲略陽斬囂守將金梁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略陽甚喜又聞吳漢等諸將爭馳赴之上以為囂失所恃亡其要領勢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士卒頓敝乃可乘危而進因追漢等

不變千載下猶有生氣

還囂果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山名注見前道牛邯軍瓦亭關名在甘肅平涼府華亭縣西北囂自悉其大衆數萬人圍略陽公孫述遣將李育田弇助之塹山築隄激水灌城來歙與將士固死堅守囂盡銳攻之累月不能下夏閏四月帝自征囂光祿勳郭憲字子橫汝南人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帝不從西至漆漢縣後漢為新平今為邠州隸陝西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阻險計猶豫未決帝召馬援

問之援因說(讀如字)囂將師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于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晰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至高平第一(後漢書郡國志安定郡高平有第一城高平今甘肅平凉府固原州是)竇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是時軍旅草創諸將朝會禮容多不肅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帝聞而善之以宣示百僚乃置酒高會待融以殊禮)遂進軍先是帝使來歙招降囂將王遵至是遵以書喻牛邯邯即來歸俱

拜大中大夫于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囂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而田弇李育保上邽（漢縣故城在今秦州）略陽圍解帝勞賜來歙班坐絕席（專席獨坐尊寵之也）在諸將之右進幸上邽詔告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也囂終不降于是誅其子恂使吴漢岑彭圍西城耿弇蓋延圍上邽以四縣封竇融為安豐（漢縣故城在今河南光州固始縣）侯弟友為顯親（後漢侯國故城在今甘肅秦州）侯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遣西還所鎮（融以久專方面懼不

蜀冦不平天下何能統一勢不得不急擊之若不知足云云特撝謙之詞若事機豈可坐失

自安數數上書求代詔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

潁川盜起秋九月帝還自上邽六日自將討平之遂還宮

潁川盜羣起河東守兵亦叛京師騷動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八月帝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須為白九月車駕還宮帝謂執金吾冦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

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對曰潁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詿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從之車駕南征潁川盜賊悉降寇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漢縣故城在今河南許州長葛縣鎮撫吏民受納餘降時東郡濟陰盜賊亦起帝遣李通王常擊之以東光侯耿純嘗為東郡太守威信著于衛地遣使拜大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純初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降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純為東郡太守

冬十一月公孫述遣兵救隗囂吳漢引兵下隴校尉温序（温氏晉郤至食采于温其後以邑為氏序字次房太原祁人）死之楊廣死隗囂窮困岑彭壅谷水（水經注作西谷水在今秦州）灌西城城未沒丈餘會王元行巡周宗將蜀兵五千餘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衆方至漢軍大驚未及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冀（本冀戎地漢置縣故城在今甘肅鞏昌府伏羌縣）吳漢軍食盡乃燒輜重引兵下隴諸將亦相隨而退（于是天水隴西諸郡復反為囂）校尉温序為囂別將

苟宇所執欲降之序大怒叱曰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檛殺數人宇衆爭欲殺之宇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須于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殺毋令須汚血遂伏劍而死從事王忠持其喪歸洛陽詔賜以冢地拜三子為郎

癸巳九年春正月征虜將軍潁陽漢縣故城在河南許州侯祭遵卒于軍詔馮異領其營

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約束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

雅歌投壺臨終遺戒薄葬問以家事終無所言帝愍悼之尤甚後每朝會輒嘆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

隗囂死諸將立其子純

囂病且餓恚憤而死王元周宗立囂小子純為王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田弇助純帝使馮異擊之（異與匡弇戰且一年乃皆斬之）遣來歙馬援護諸將屯長安（歙上書言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蔽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今西州新破民人飢饉若招以財穀其衆可集也帝然

之于是詔于江積穀六萬斛　秋八月歙率異等討隗純于天水

封陰就為宣恩侯

○盜殺陰貴人母鄧氏及弟訢帝甚傷之封貴人弟就為宣恩侯復召就兄侍中興字君漢欲封之置印綬于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陳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所不願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

足誇奢益爲觀聽所識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與抑同
卒不爲宗親求位

甲午十年夏征西大將軍陽夏胡三省注馮異建武三年異封陽夏侯馮異傳列二十八將官位名姓曰夏陽侯馮異未知孰是侯馮異卒于軍

秋八月帝如長安遂至汧隗囂將高峻降冬十月來歙等攻破落門聚名在伏羌縣今縣有落門河隗純降王元奔蜀隴右悉平

初隗囂將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耿弇等圍之一歲

斬腹心以奪其氣蓋深知高峻之無能為是以其應如響兵機神速不可以形迹窺測恂實知兵善應哉

不拔帝自將征之進幸汧遣寇恂招降恂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諸將皆賀因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冬十月來歙與諸將攻破落門周宗行巡等將隗純降後純與賓客亡入匈奴捕得誅之

王元遂奔蜀時先零羌寇金城朿歙擊破之于是開倉廩以賑飢乏隴右遂安而凉州通焉

帝還宫

乙未十一年春三月遣吴漢等將兵會岑彭伐蜀破其浮橋遂入江關荆門虎牙二山之間曰江關荆門在江南屬荆州府宜都縣虎牙在江北屬宜昌府東湖縣兩山相對為大江絶險處

先是公孫述遣其將田戎任滿程汎將兵下江關拔夷陵因據荆門虎牙横江水起浮橋關樓立攢柱叢木為柱也以絶水道結營跨山以塞陸路至是岑彭屯津

鄉(地名今荊州府江陵縣有津鄉城)數攻之不克帝遣吳漢率劉隆(字元伯南陽安衆侯宗室)及臧宫(字君翁潁川郟人)劉歆發荊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與彭會荊門閏月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于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欑柱有反杷鉤(其鉤鉤船使不得退又逆拒之使不得進故曰反杷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

滿生獲程汎田戎走保江州注見前彭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百姓大喜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到江州以其城固糧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漢縣今四川重慶府合州是今墊江縣漢臨江縣地後魏分置攻破平曲章懷注地闕收其米數十萬石吳漢留夷陵裝露橈船名橈小檝露橈謂露檝在外人在船中繼進公孫述遣王元拒河池漢縣故城在今秦州徽縣夏六月諸將擊破之述使盜殺監護使者來歙詔以將軍馬成代之

述以王元為將軍使與領軍環安環氏楚環列尹之後拒河池

六月來歙與蓋延等進攻元安大破之遂克下辨漢道

括地志成州同谷縣漢下辨道也故城在今甘肅階州成縣

乘勝遂進蜀人大懼

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因伏悲哀不能仰視

歙叱延曰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

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延收淚彊起受所

誡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

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夫理國

以得賢為本大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援筆抽刃而絶帝聞大驚省書攬涕以將軍馬成守中郎將代之

帝自將征蜀秋七月次長安

岑彭及將軍臧宮大破蜀兵王元以其衆降

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公孫恢悉兵拒廣漢漢縣屬廣漢郡郪道元謂之小廣漢以别于郡也故城在今四川潼川府遂寧縣及資中漢縣故城在今四川資州資陽縣又遣將侯丹拒黄石章懷注即黄石灘也杜佑曰今謂横石灘

灘在四川重慶府涪州東彭使臧宮從涪水今涪江出四川松潘衛逕龍安綿州潼川諸境至重慶府入大江上平曲胡三省曰水經注涪水逕綿竹縣又東南與建始水合水出平洛郡西溪西南流屈而東意此即平曲也拒延岑自分兵浮江而下還江州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漢縣故城在今四川眉州彭山縣使精騎馳擊廣都漢縣今成都府雙流縣是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延岑盛兵于沅水光武紀作沈水章懷曰水經注沈水出廣漢縣下入涪本作沈及沅者並誤考

沈水在今潼川府射洪縣東南臧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騎挾船而進呼聲動山谷岑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岑奔成都宮衆勝追北軍至平陽鄉胡三省曰水經注臧宮泝涪至平陽涪在縣竹北平陽鄉當在縣竹縣王元舉衆降帝與述書陳言禍福示以丹青之信述省書太息以示所親常少張隆皆勸述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言少隆以憂死

帝還宮

冬十月公孫述使盜刺殺征南大將軍舞陰漢縣故城在今南陽府泌陽縣侯岑彭

彭所營地名彭亡山名在眉州彭山縣東北水經注謂之彭模寰宇記亦謂之平模

惡之欲徙會日暮公孫述使刺客詐為亡奴降刺殺

彭監軍鄭興領其營俟吳漢至而授之彭持軍整齊

秋毫無犯蜀人立廟祠焉

先零羌叛隴西太守馬援及將軍馬成等擊破之

諸羌自王莽末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為所有隗囂

使當時無破羌以西邊患何時可已援因勢利導俾民耕牧有資正與趙充國屯田湟中同一

不能討因就慰納發其衆與漢相拒司徒掾班彪請如舊制置護羌校尉持節護領以明威防帝從之以牛邯為校尉隴右既平來歙擊破先零羌事具前為帝言隴西非馬援莫能定帝乃拜援隴西太守援擊先零羌于臨洮破之既而諸種數萬屯聚冦鈔拒浩亹注見前隘援與馬成等深入討擊虜遂大潰已悉歸服徙置于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時廷臣議棄金城破羌以西援奏曰破羌之西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為害不休不可棄也帝從之援于是奏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堠開導水田勸以耕牧民皆樂業援又招降塞外氐羌復其侯王君長印綬帝悉從之

破羌漢縣故城在西寧府碾伯縣乃罷馬成軍後二年參狼羌寇武都援復擊破之降三萬餘人于是隴右清靜參狼羌別種名武都注見前

丙申十二年秋七月大司馬吳漢進攻成都冬十一月公孫述引兵出戰吳漢擊殺之延岑以成都降蜀地悉平

吳漢以舟師泝江而上大破蜀兵擊破述將魏黨公孫永及述子壻史興馮駿亦獲田戎遂拔廣都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旋乘利與劉尚進逼成都漢阻江作浮橋使尚屯江南相去二十里帝聞之大驚讓漢曰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賊若出兵綴公以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詔書未到述果使謝豐袁吉以十萬衆攻漢尚

不得救漢眾入壁乃召屬諸將閉營三日多樹旛旗使烟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尚合斬述將謝豐袁吉自是漢與述戰于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于其郭中臧宮拔綿竹破涪城涪縣城也在今綿州斬述弟恢復攻拔繁漢縣今成都新繁縣是郫漢縣今屬成都府與吳漢會于成都述困急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延岑岑襲擊破吳漢軍漢墮水緣馬尾得出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蜀郡太守張堪字君游宛人為謁者帝使領騎詣吳漢在道即拜蜀郡守聞之馳往見漢說讀如字述必敗

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冬十一月臧宫軍咸陽門成都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宫大戰岑三合城門名三勝自旦至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鋭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午奔陳刺述洞胸墮馬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旦延岑以城降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放兵大掠焚述宫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劉尚曰城降三日吏民從服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

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殊失斬將弔民之義也帝既平蜀詔贈常少為太常張隆為光祿勲人二皆勸述降事具前祠譙元以中牢述聘巴郡譙元元不詣遣使者以毒藥劫之元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元子瑛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述許之時元已卒表李業之閭述徵廣漢李業為博士業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賜以毒酒業乃嘆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為此故也遂飲藥而死又述徵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嘉曰犬馬猶識主况于人乎皓先自刎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嘆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徵費貽任永馮信述為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為癩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托青盲以辭徵命永信病卒

獨貽仕至合浦注見前太守上以述將程烏李育有才
幹皆擢用之于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
竇融及五郡太守入朝以融為冀州牧
上詔融與五郡太守入朝既至詣城門上印綬詔遣
使者還侯印綬引見賞賜恩寵傾動京師尋拜融冀
州牧又以梁統為大中大夫姑臧漢縣今曰武威為甘肅涼州府治
長孔奮字君魚茂陵人為武都郡丞姑臧在河西最為富饒天下未定士多不修檢
操奮在職四年力行清潔為衆人所笑以為身處脂
膏不能自潤及從融入朝諸守令財貨連轂惟奮單

善事上官因非正論至謂忠臣不和和臣不忠語亦有警協恭和衷固虞廷懋政之經和而至于朋黨營私則不可耳晏子和同之辨頗當

車就道帝以是賞之時任延左遷睢陽令帝擢為武威太守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嘆息曰卿言是也

雍奴漢縣故城在今順天府武清縣侯寇恂卒

十二月以將軍馬成行大司空事時李通請罷

丁酉十三年春正月詔大官勿受郡國異味

詔曰郡國獻異味其令大官勿復受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直百金詔以劍賜騎士馬駕鼓車上雅不

喜聽音樂于不持珠玉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洛陽城十二門按十二支上東者寅方門也每門候一人屬城門校尉郅惲拒關不開上令從者見面于門間惲曰火明燎遠遂不受詔上乃回從東中門卯方門入明旦惲上書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惲布百疋貶東中門候

盧芳奔匈奴

先是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邊詔將軍杜茂字諸公南陽冠

降梁請朝何必却之致生疑懼而復反大約無定見而遲疑不決斷無有能成大事者

軍人等擊之不克至是芳攻雲中郡先為芳所據後來降故芳攻之久不下其將隨昱留守九原欲脅芳降芳知之與十餘騎亡入匈奴其衆盡歸于昱昱乃詣闕降詔以昱為五原太守封鐫胡侯後四年芳復入居高柳使使請降帝立芳為代王因使和集匈奴芳遂上疏請朝南及昌平有詔止之芳還內自疑懼乃復反匈奴遣騎迎之出塞芳留匈奴中久之病死高柳漢縣故城在今大同府陽高縣

詔諸王皆降為公侯

朱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詔長沙王興真定

王得故王楊之子楊被誅帝憐其謀尚未發乃復封得河間王邵中山王茂

四王皆景帝後王莽時國除帝復封皆降爵為侯趙王良太原王章魯

王興皆為公時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

以紹嘉公孔安為宋公承休注見前公姬常為衛公

以韓歆字君翁南陽人為大司徒侯霸卒歆代

夏四月吳漢軍還大饗將士諸功臣皆增邑更封

吳漢自蜀振旅而還于是大饗將士功臣增邑更封

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定封

隴蜀既平與天下休息宜也至云孔子不對問陳似欲使太子不知攻戰之事者兵略如光武必不出此審然則周書克詰戎兵之訓爲非乎史氏蘇嗣安能識中興帝王之大度哉

鄧禹爲高密（注見前）侯食四縣李通爲固始（本漢寖縣後漢更名爲侯國故城在河南陳州府沈邱縣今光州固始縣劉宋時所置）侯賈復爲膠東（注見前）侯食六縣餘各有差已歿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

職為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鄧禹内行淳備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賈復為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大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上嘗與功臣宴飲歷問曰卿等不遭際會與朕相遇能何為乎鄧禹對曰臣嘗學問可郡文學

上笑曰言何譏也鄉志行修整可郡功曹各以次對至馬武武曰臣以武勇顯可為守尉督盜賊上笑曰且自不為盜賊斯可矣

以竇融為大司空馬成罷復為揚武將軍

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朝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愈親厚之融數辭爵位上疏曰臣融有子朝夕教導以經藝不令觀天文見讖記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守道不願其才能況乃傳以連城廣土哉帝不許詔勿得復言

戊戌十四年夏四月封孔子後志為褒成侯

刑罰世輕世重要以欽恤為本梁統所言固未及此而杜林矯枉過正亦失刑期無刑之意至云菓蓏菜茹之說無妨于義則陸贄所謂鞭靴不已必至金玉之言反謂不當乎

大中大夫梁統請更定律不報

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輕殊死刑八十一事自是以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惟刑罰在衷無取于輕願陛下宣詔有司更定不易之典事下公卿光祿勳杜林奏曰大漢初興蠲除苛政海內歡欣及至其後漸以滋章果桃菜茹之餽集以成臟小事無妨于義以為大戮至于法不能禁上下相遁為弊彌深臣謂宜如舊制統復

高祖至孝宣蓋因初開國民少而風淳又數世皆權在上致治清明元成以後太平既久民滋而風漓又數世皆權在下致治日壞此盜賊之所以浸多也梁統之言所謂舍其本而求其末矣

言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衷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自高祖至于孝宣海內稱治至初元建平而盜賊浸多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事寢不報

己亥 十五年春正月免大司徒歆歸田里歆自殺

歆好直言無隱帝每不能容歆于上前證歲將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故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

使宣詔責之歆及子嬰皆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

有星孛于昴

以歐陽歙越王勾踐支孫封烏程歐陽亭因氏焉歙字正思樂安千乘人為大司徒

歙為汝南太守視事九歲政多異迹至是徵拜大司徒已而坐在郡度田不實下獄死歙世傳伏生尚書在汝南教授數百人及下獄諸生守闕求哀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求代歙死書奏歙已死獄中是冬以戴涉代歙為大司徒

封子輔等為公

輔為右翊公康為濟南公延為淮陽公焉為左翊公

皆郭后出 陽為東海公蒼為東平公荊為山陽公衡為臨

淮公京為琅邪公皆陰貴人出 英為楚公許美人出

六月詔州郡檢覈墾田户口

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又户口年紀互有增

減乃詔下州郡檢覈于是刺史太守以度田為名幷

度廬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時

光武英明起自田間一切利弊知之悉矣可問不可問之語豈有不知待十二歲之子言之之理此必史家以明帝英察誣以不近理之事贊之耳予以為不足信

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漢郡治弘農故城在今河南陝州靈寶縣）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由從也問是書之所從來也趣向也問是書之意其所向為何如也）抵（托辭也）言于長壽街上得之帝怒時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比也）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東海公對上由是益奇愛

陽遣謁者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冬十二月以張堪為漁陽太守

時匈奴冦鈔日甚州郡不能禁帝遣吳漢等徙邊郡吏民以避胡冦復遣杜茂繕治障塞已而茂以罪免使馬成代之騎都尉張堪時領杜茂營擊破之于高柳乃即拜堪為漁陽太守堪在郡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公為政樂不可支

庚子十六年春三月辛丑晦日食

揚湯止沸一時權宜大亂之後或可承平之時行之必致亂不可為訓也

秋九月羣盜起詔許相斬除罪遂皆解散

郡國羣盜處處並起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内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于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于他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

冬十二月復行五銖錢

自王莽時五銖錢廢不用至是以馬援奏復行之天下賴其便

辛丑十七年春正月以趙憙字伯陽宛人為平原太守

初憙為懷令憙先為更始中郎將更始敗亡走道遇更始親屬皆飢困不能前憙悉以所裝資糧與之會鄧奉反憙素與奉善遺書切責之或譖憙與奉通帝以為疑及奉敗得憙書帝驚曰趙憙真長者即召見拜簡陽侯相復從平林皆有平賊功後復拜懷令懷大姓李子春二孫殺人憙窮治其姦二孫自殺收繫子春京師貴戚為

請者數十憙終不聽趙孝公良病上臨視之問所欲言良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憙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他所欲良無復言既薨上追思良乃貰出子春遷憙為平原太守

二月乙未晦日食

冬十月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為皇后

郭氏寵衰數懷怨懟上怒之廢后立貴人陰氏為皇后詔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壽稱慶

進右翊公輔為中山王後徙封沛

郅惲言于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于子況臣能得之于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不可勿亂大倫使天下有議社稷者帝曰惲善恕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乃進郭后子右翊公輔為中山王郭后為中山太后其餘九國公皆進爵為王明年趙齊魯三公亦為王

帝如章陵

帝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悦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十二月還宮

壬寅十八年夏四月以馬援為伏波將軍討交阯後漢書光武紀十八年夏四月遣伏波將軍馬援擊交阯馬援傳十八年春援軍至浪泊所載互異考袁安後漢紀與光武紀同今依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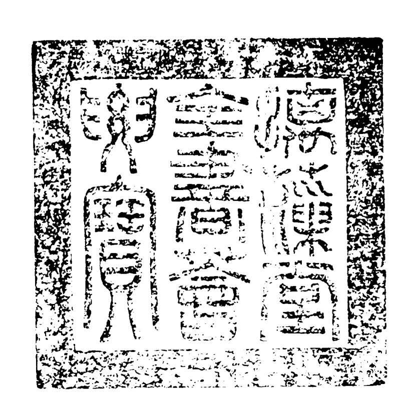
先是交阯麊泠音糜零漢縣元和志安南都護府峯州漢麊泠縣地縣雒將水經

注交阯未有郡縣時有雒田墾之者為雒民統其民者為雒王其王有雒侯雒將女子徵側名也嫁為朱鳶人詩索妻甚雄勇交阯太守蘇定以法繩之徵側忿怒與妹徵貳反九真日南合浦蠻俚南夷種名皆應之凡畧六十五城自立為王都麊泠冠亂連年至是詔長沙合浦交阯具車船修道橋通障與嶂同谿儲糧穀拜馬援為伏波將軍以扶樂後漢侯國故城在今河南陳州府太康縣侯劉隆為副擊之援緣海而進隨山刊木千餘里至浪泊在今安南國交州府東關縣一名西湖與徵側等戰大破之賊散走

明年斬徵側徵貳進擊餘黨降之嶠南悉平援既平交阯勞饗軍士從容謂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有大志嘆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纔足為郡縣吏守墳墓使鄉里稱為善人足矣至求羸餘徒自苦耳吾在浪泊西里間賊未滅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念少游平生語何可得也

罷州牧置刺史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一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吴舒帷
謄録監生臣李邦燮